

都市發展的壓力

文・陳亮全



人口大量、快速集中的現象，使整體都市形成不具方向感、自明性，以及封閉的壓迫性空間型態。(攝影・徐值得)

■引言

1958年3月，生長在美國馬利蘭州Chesapeake海灣，一個面積僅半平方英里的無人小島上，約280頭的日本鹿（*Cervus nippon*）群開始大量死亡；在1958與1959短短兩年之間，島上死亡的鹿隻數量居然高達190多頭，佔所有鹿群的三分之二強。針對此一鹿群急遽大量死亡的群體崩潰現象，在島上長期調查、研究鹿群生態的動物行為學者約翰·克里斯汀（John Christian）指出，從鹿隻的解剖結果

分析可知，前時期內死亡的鹿隻體內的副腎重量，高出非大量死亡期死亡鹿隻的46%之多。其中，更驚人的是未完全成長的幼鹿，在大量死亡期間的副腎重量比期間過後的重量，竟高出80%左右；其副腎的細胞結構也被發現有顯著的改變。就生理學而言，動物的副腎擔負有調節成長、生殖以及身體防禦能力的重要功能，其重量、大小並非一定，乃是隨著動物體內積壓壓力（Stress）的增減，而產生變化；動物若是經常受到壓力時，其副腎就會不時為

因應緊急狀況的發生，呈現機能亢進，進而肥大之現象。前述無人島上的鹿群之所以會大量死亡，也就是因為此一體內壓力的關係；經檢討發現，由於自1916年被放生到島上的四、五頭日本鹿，到大量死亡發生的1958年初，已繁殖達最多數以及最高密度的280頭強；加上當年冬季的嚴寒，使得過去鹿群靠游泳渡海到對岸陸地，以消除因島上過度擁擠所形成之體內壓力的行為無法進行，因此才突然引發此一重大事件；亦即因高密度的生存環境而長期積壓的壓力，導致了島上鹿群群體崩潰的現象。

另外由動物行為學者約翰·卡爾恩(John Calhoun)於1958~1961年之間，針對被飼養於一定規模，且分別被隔成四個區劃之三個月房內的40~80隻白老鼠群，進行群體生活觀察的實驗結果，亦充分說明了擁擠、無秩序對於動物生態確實會造成重大的影響。此一歷時三年之久的實驗過程有多樣令人驚訝的發現，若加以概要整理可以說明如下：超出正常狀態的大量動物被集中在有限的空間時，將會引發「行為沮喪(behavioral sink)」，而這種行為沮喪將促使動物群體中的各種病理狀態日形惡化。具體而言，行為沮喪使得白老鼠的覓食、行動、求愛與性行為、妊娠能力、築巢與育子過程等都受到破壞，發生正常狀況下的群體未曾有的困難或症狀；而陷於行為沮喪的老鼠，對其他個體的防禦與攻擊，也大異於正常狀況時的行為，甚至有可能導致整個群體的社會組織崩潰。此一實驗中，白老鼠群發生行為沮喪的時期乃當其「群體密度」達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密度時，不過此處所謂的「群體密度」不單指動物個體數與可利用空間之間的單純比率，它尚包涵個體間相互干涉的距離或領域界定的關係、個體所處的行為秩序等廣泛的意義(註)。

■都市發展的壓力

以上二件由於過度擁擠，體內積壓壓力等引發的動物行為並不一定完全適用於機制更為複雜的人類社會，然而確也提供了探討都市化或都市發展可能造成人們壓力的課題時，令人省思的啓示。一般討論大都會或都市化的議題，最容易被提及的就是人口大量、快速集中的現象；世界上的，尤其是正處於開發、成長中的大都市，例如1960年代前後的東京、1970~1980年代的台北，都由於具備較多就業的機會、有較佳的公共服務品質等優勢條件，而從各地方都市、農山漁村等不斷吸引所謂的城鄉移民大量前來，形成每公頃居住人口高達七、八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高密度都市；其中，商業辦公等用途大量集中的都心地區，或是車站、電影街、夜市等人群聚集的場所，其白天或瞬間人口更呈現萬頭鑽動、動彈不易的盛況。而為了解決這些大量城鄉移民的居住問題，也為因應不斷增加的工商業需求，短短數年之間都市內絕大部分的可用之地幾乎全被建滿相同式樣、方整無趣的高樓大廈；一些必須保留的法定空地、防火間隔、綠地，甚至不應開發的河川地、山坡地保護區等也被以各種理由遭到破壞開發、佔據加蓋，導致確保都市安全或可以提供人們活動筋骨、休憩聊天、穿透眺望、紓解身心壓力的開放空間、綠地綠意等急速喪失，整體都市形成了不具方向感、自明性，以及封閉的壓迫性空間形態。不僅如此，除了居住人口與實質空間的高密度化之外，由於大量的人口與工商業行為更引發了許多的交通旅次；為了爭取時效以及所謂汽車時代的來臨，約佔都市面積20%~40%的道路空間不時有成群的汽車、機車接踵而過，大街小巷的兩旁也被大小車輛佔據殆盡。如此，時而呼嘯而過，時而動彈不前的車流，以及因而產生的大量噪音、振動或是擠在車中人們的不耐、浮躁，更加深

了台灣都市空間帶給人們的無形壓力。

相對於實質環境造成的壓力，非實質的都市生活亦潛藏著無數的壓力。首先，大都市的市民不同於小規模都市或鄉村地區的人們，可以在其周遭迅速可及的生活圈中，進行工作、休閒、學習、社交等各種生活；由於都市範圍的擴大，工作場所、住家與各種設施隔離配置，以及擁擠的交通等諸多因素，使得原已較為複雜的都市生活，除了工作、娛樂、教養等特定目的的時段外，尚必須付出移動所需較多的時間；因此多數的大都市人的生活經常是提早出門、延後回家，是漫長且被分割寸斷的。其次，好不容易回家的居家生活卻又難得安寧；鄰棟間隔狹窄、上下重疊的公寓環境，每戶人家的生活光景、聲音，極易相互傳遞，尤其若有沉迷方城之戰或是深夜高歌，或是喜愛貓狗的芳鄰存在，其左鄰右舍、上下人家就有得“分享其樂”。加之，台灣特有的土地混合使用習慣與方式，不但如餐廳、超市、小工廠、神壇甚至教堂等，“稍”具不相容性質的設施會突然出現在住家周遭，而且出入份子複雜、聲色洋溢的特種行業亦不斷蠶食、侵入住宅、學校、醫院等分佈的地區，逼使一般的居民、學童也必須承受色情、暴力或是縱火、偷竊等危險、不安的壓力。

都市中旺盛的工商行為，促使經濟景氣欣欣向榮，增強商家與企業的競爭能力，但也刺激其使用空間的需求；同時，大量外來人口尋覓棲身之處，或是既有居民欲改善其居住空間的品質，加上台灣社會神勇的投資與投機份子死抱不放的不動產神話等多重原因，導致都市土地與建物價格不斷上揚，甚至暴漲。此一現象不但造成無殼蝸牛身受無處可居、生活不安的壓力，也嚴重妨礙公園、道路等公共設施建設用地的取得，成為都市健全發展揮之不去的惡夢，造成政府財政莫大的壓力。最後，都市

為畫一的、匿名的以及疏離孤立的社會集團；在數百萬甚至千萬人口的大都會中，一個個的小市民都極易被吞食其中，尤其是前述由外地湧入都市的城鄉移民，在親朋遠離的都市人海之中，除了必須面對工作、創業等的壓力之外，尚必須忍受舉目無親、投訴無門的孤獨、無助，甚至沮喪、絕望的煎熬。而即使長期生活在巨大都市中的小家庭主婦、小孩或是日益增多的獨身老人，在人際關係淡薄、傳統家庭與社區結構崩潰的今日，也大有遭受被人疏遠、孤獨無助的可能。

■ 壓力形成的原因

上述大都會或都市化可能造成的各種壓力，顯然比前面所舉的動物行為案例來得複雜，而雖然人類的適應或解決問題的能力優於動物許多，但要找出消除如此諸多複雜問題的對策，乃必須先行掌握問題形成的機制。大都市形成壓力的原因或機制涵括著不同的層次與面向，以下試列幾項提供討論：

一、欠缺健全、平衡以及長期視野的國土發展計畫，因此整個國土的開發建設容易受到過度重視市場機制與投資效益的影響；國家的建設也有偏重於解決大量人口集中之都市問題的傾向，不但無法平衡城鄉發展，而且反有強化都市吸引力，促使人口更加集中的不良效果。

二、以往的都市計畫或都市發展重視的是主要幹線道路、橋樑、全市型的重大公共設施、大規模的辦公大樓、百貨商場、國際飯店以及高生產性的工場廠房等的建設，但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住宅與社區，並其周邊環境的改善，或是不具有生產力的公園、綠地、水岸、廣場等公共開放空間都淪為市政建設之末。

三、都市交通的政策著力於便利私人交通

工具使用的道路建設，而須較大投資，但可節省能源、減少空氣污染等公害，且有利於老幼孀孀等弱勢群體使用的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卻長期受到忽視。

四、原屬人們生活，各類生物生長的土地成爲商品；不問土地如何營建成真正安全、健全、寧適的可居環境，但問可以開發建設與出售的最大量體，亦即土地受到重視的是其短期的交換價值而非長期、妥善的使用價值。

五、前述都市的發展與建設，或是土地無秩序的混合使用、都市人際關係的淡薄等諸多的現象，乃一方面由於長期的經濟掛帥、過度重視效益、強調個人的方便與物質的享受，另一方面則由於相信科技萬能、重視硬體建設，卻忽略了環境教育、自然生態、鄰里互動等軟體建設事項之現代都市社會，尤其是台灣的社會趨勢所造成。

六、若進一步思考上項的都市社會趨勢的形成，其實是與大都市居民之中存在爲數不少的城鄉移民有一定的關係。這些外來的人口雖移居都市，但其嚮往的故鄉仍是父母、親戚所住的老家；都市對其而言只是打拚求發展的場所，現在的居所也是下一步尋得更寬廣、舒適豪邸前的過宿。因此都市實質環境的品質；或是非實質的人際關係等並非其所關切；只要追求的利益、功名有所指望，大都市許多的壓力是可想盡辦法加以迴避或暫時的忍受。

■ 結語：

針對以上所提都市發展造成的各種壓力，或導致其形成的機制，要在本文中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誠屬不易。惟就基本的觀點嘗試簡要提出三點思考的方向。其一、重視都市永續的經營；都市的發展是爲了提供全體市民安全、有活力、舒適的生活，而非爲了部分市民或團體一時的、過度的利益。因此如何去思考並實

踐都市能夠永續經營的方向與策略，是消除都市壓力的重要課題之一。其二、建立生態平衡的共生環境；爲了永續經營就不能僅著重於經濟成長與利益追求，而且不能完全以人爲中心，它必須要在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得到平衡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出有活力、安定，且能永續成長的都市環境。其三、推動都市的故鄉化；惟有一個自己願意定居下來的地方，人們才會爲這個地方著想。爲了使具有漂泊心態的城鄉移民能夠安定下來，不僅要改善實質的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使他們能夠擺脫無法生根的心理。因此除了現有問題的解決之外，尚要進一步發掘、營造其所居之處能夠吸引人的魅力，特別是建立居民之間良好的關係，進而凝聚屬於他們自己的社區意識，形塑一個可定居的總體環境；而如此的作爲，事實上就是期待促使都市能夠成爲每個從外地遷居過來的市民的新故鄉，成爲人人願意爲它著想、同心協力的「好所在」。

※

註：本文所舉二個案例引自Edward T. Hall,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之第二章、第三章，詳細內容請參考原書。

作者簡介：現任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